·开卷有思·

萧散隽永 诗韵天成

——邢长顺散文诗集《西汉明月照古城》序

◇王猛仁

我与邢长顺先生相识既久，相知亦深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他便与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许桂云女士结为连理，琴瑟在御、举案齐眉，令人称颂。邢君年长我几岁，然为文、为人、为政，皆堪称翘楚。我们同出一方水土，乡音相近，习俗相通，诗文共研，亦师亦友。因了这层近缘，我对邢长顺先生的诸多作品，便天然怀着一份热切的期待。姑且不论他当下的诗文成就，单就其文学涵养、人格气度与艺术识见，我就曾在我们共事的文联系统，多次给予由衷的嘉许。他当年主政的扶沟县文联，人才荟萃、文绩斐然，俨然一方郁郁葱葱的文学沃土。

眼下这部即将付梓的《西汉明月照古城》，融多种风格于一炉，令我眼前骤然一亮，心中暗自惊叹，叹其灵秀之思，叹其视野之阔，叹其情感之炽，叹其睿智之深。然而，更令我动容的，还是他那一以贯之的执着与自励。捧读这部新意迭出的书稿，我几乎无法将作者与昔日那位忠厚正直、木讷寡言的行政官员、文联主席叠印在一起，也无法与当下这位和颜悦色、慈眉善目、操持家事的贤德长者完全重合。

我一向主张，为官者当多一分文化修为，多一分艺术润泽，多一分人文关怀。在家乡的文艺界，尤其是老年创作队伍中，邢长顺先生的诗词、联语与文章，我认为当属上乘。尤其是他的古体诗词与写景之作，皆从传统文脉中觅得路径，又恪守自身创作理想，字里行间弥漫的文人气与书卷气，昭然可见。通览全书，笔墨之间，尽是对故土深情的眷恋；篇章之内，俱藏对文脉虔敬的追寻。读来令人动容，思之令人感怀。

故土扶沟，是一方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，是一个文脉绵延、底蕴深厚的灵秀之邦。邢长顺先生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自幼浸润于家乡的一草一木、一田一垄之间，先贤逸事佳话、故土血脉温情，早已融入骨血；乡愁的根须，也早已深植心底。此处，我要着重品评的，正是他书写家乡风物的散文诗。其作品意境高远而不空泛，语言清新而不纤弱，韵味绵长而不拖沓，作者真挚深沉的情感与滚烫炽热的赤子情怀，浸润于字里行间，切切实实抵达了情真意切、感人至深的艺术境地。

邢君眼中的那轮明月，并非寻常悬于中天之月，而是从历史幽深处冉冉升起的千年明月。清辉如水，遍洒古城街巷、洧水河岸、断壁残垣，也照亮了他心底那抹挥之不去的乡愁。退休之后，他的每一次骑行漫游，都是一场与历史的静默对话、一次与过往的深情重逢。行至洧水之滨，碧波潋滟，流水潺潺，看似寻常的河水，实则承载着千年光阴流转。遥想西汉时期，洧水之上商旅往来、舟楫如织，市井繁华、人声鼎沸，这条中原腹地的

《西汉明月照古城》
邢长顺 著

水运要津，见证了一方水土的富庶与兴盛。而今，虽不复见帆影幢幢、商贾云集的盛况，但水波涟漪依旧，草木枯荣如常，一花一木、一水一石，无不在无声诉说着远古故事，无不在默默传递着时光温度。平日，他常独立河畔，看流水东逝，听风声入耳，于水波流转间触摸历史脉搏，于草木荣枯间感悟岁月更替。这份对故土风物的深沉喟叹，早已超脱寻常山水之乐，升华为对历史文脉的敬畏与珍视。

以景写情、情景相生，以古鉴今、旁稽博考——此为邢长顺先生全书的艺术特质。从杜氏一门的文采风流，到历代贤达的治世嘉言；从民间传承的淳朴风情，到口耳相授的传奇故事，每一处古迹、每一件旧物，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，都是一份珍贵的记忆。他抚摸碑刻上漫灭的字迹，凝视残垣间苍老的砖石，于斑驳处窥见风骨，于沧桑中体悟传承，心中满溢对家乡厚重底蕴的骄傲与自豪。这份骄傲，根植于故土千年的积淀，来源于文脉不绝的力量。

以小见大、撷取意象，升华主旨、见微知著——这是邢长顺先生此书的又一特色。扶沟乡野间，藏着最质朴的乡愁，也藏着最鲜活的记忆。这些代代相传的记忆，未经文字的刻意雕琢、不载史册的郑重记录，却最为真实动人。这是家乡最弥足珍贵的宝藏，它让这片土地拥有了温润的灵魂，也让他的乡愁有了具体的依托。于闲谈中聆听过往，于逸事里感悟乡情，这份至朴至纯的温暖，足以慰藉心灵，足以丰盈岁月。

他的每一章散文诗，皆是游历之中所思所得的结晶。诗句的每一处起笔，往往一语便能道破玄机，看似写实，实则意在言外。每一章的起承转合之处，均见古风雅韵，暗香浮动，力透纸背。从中，我们能窥见他的审美意象、胸襟志趣与精神境界，其作品已然具备佳作、名篇乃至大家之作的艺术风范。诚然，这片土地的自然风物，滋养了他的成长，塑造了他的品格；此处的人物古迹，沉淀了他的乡愁，丰盈了他的人生。此生有幸生于扶沟、长于扶沟，得故土膏泽，受文脉熏陶，于他于我而言，皆是至大幸事。

邢长顺先生的诗还有重要的一点——寄理于景，寓理于情，清雅蕴藉，余味绵长。仔细品读，他的每一章散文诗，皆各具风姿，或萦念故旧，或牵绊亲情，或润物无声，读来余香满口，滋味绵长。这些作品，皆是作者身临其境，触景生情，有感而发，篇幅短小精致，朗朗上口。亲情、览胜、怀古、远行，是诗人行旅中最重要的抒情路径，相关篇章亦深得古典文化之精粹。

邢长顺先生诗文的精粹之处，正在于真实映照出作者的人文情怀，通过艺术手法、审美选择与提炼，创作出饱含诗意灵光的篇章。唯有这样的诗篇，才能在人们的日常烟火里，轻轻叩响心灵的回音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邢长顺先生是一位有大情怀的人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朴素即伟大，朴素即崇高，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人格品质与艺术境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是对这种品质的执着追寻，使他的诗文始终保有一股昂扬向上的力量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有高歌吟诵；他目光投向何处，何处便有妙笔生花。家乡的风物、历史的变迁、时代的低语，都被他一一融入诗行，嵌入书中，写进景里，化为一幅幅气象宏阔的美丽画卷，触手可及，闻之芳香。

邢长顺先生的诗，清心悦目；邢长顺先生的文，扣人心扉；邢长顺先生的人品，雅逸高洁。人生达此三境，亦可铭于心而传于世矣。

愿这篇简短的文字，能让更多人读懂扶沟底蕴，感受故土温情；愿这份难舍的乡愁与挚爱，能跨越悠悠岁月，绵延不绝，成为镌刻在扶沟大地上的亘古记忆。

心潮难平之际，匆匆聊陈数语如上，不足以为序，谨以此祝福邢长顺先生，有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问世。

·墨香余韵·

人生旷野任书写

◇陈黎珍

《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》是余华的散文随笔合集，这本书主要讲述了西方古典音乐对作者写作的影响。音乐为余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，影响了他的写作态度、表达方式，以及写作视野。

音乐影响了作者的写作态度，他只为内心而写。余华十五岁的时候，因对简谱一无所知，将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胡乱用简谱进行编写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谱子演奏出来只会让人心烦、不安。后来，音乐被作者请进家门，音乐所传达的喜怒哀乐冲击着他的内心，不管是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，还是梅西安的《图伦加利拉交响曲》，都让他激动不已。就这样，音乐逐渐走进作者的内心，也影响了他的写作态度。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在为内心写作，永远在不停地了解自己，因为他相信，了解了自己，也就了解了世界。

音乐影响了作者的表达方式，让作者明白，平静中更能突出主题，“轻”往往能给人带来更有力的震撼。余华在第一次聆听《第七交响曲》时，一直在内心追问：怎么结束？怎么来结束这个力量无穷的音乐插部？最后，一小段抒情的弦乐轻轻抛出，用“轻”的叙述，让他感受到了最有力量的表达。音乐中这种从容不迫、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，影响了余华。在写作中，他用平静和安详的叙述，去突出生命与爱这些永恒的主题。文字作为表达的一种载体，其实就是作者与读者的沟通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有时候沉默、轻声细语反而比高声争辩更有说服力，更有利于沟通。

音乐影响了作者的写作视野，将过去和将来连接起来。巴托克、梅西安的音乐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，让作者一路向前，进而熟知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巴赫等音乐家。作者找到了音乐独特风格的历史来源，那就是内心创造，因此，音乐才得以穿越时空、跨越百年。尽管音乐与写作的叙述方式不同、风格迥异，但没有好坏之分。时间不语，自会给出答案，它创造了开端和结束，也创造了幸福和痛苦。

余华作为著名的作家，对文字和音乐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。音乐打开了他的内心，任其书写着人生的旷野，同时他从内心出发，在写作中一次次叩问心灵，将对生命、爱、苦难这些人生主题的思考形成文字，影响着更多的人。